



在空博物館裡建築舞蹈與對話

莎夏·瓦茲的博物館系列舞作

Dance with an Empty Space

Sasha Waltz's Choreographic Architecture in Museums'

文 | 陳思宏 Kevin Chen



《對話 09》於柏林新博物館（圖片提供／攝影 Bernd Uhlig）

博物館（美術館）落成，展品仍未進駐，是個空的空間，漆鮮樑新，回音嗡嗡。建築本體完工了，要符合「博物館」定義，仍需要古物或藝術品置入空間、掛上白牆，開門讓訪客參觀。但，在策展人來佈展、藝術品找到適合位置安放之前，這個空蕩蕩的場域，難道沒有其他的想像嗎？

空的博物館，可以是舞蹈劇場的舞台。

以柏林為創作基地的編舞家莎夏·瓦茲（Sasha Waltz），曾在柏林猶太博物館（Jüdisches Museum Berlin）、柏林新博物館（Neues Museum）與羅馬的 MAXXI（Museo nazionale delle arti del XXI secolo，MA 代表 Museum of Art，XXI 代表 21，意即 21 世紀國家美術館）現代美術館創作舞蹈，在空蕩蕩的藝術空間裡起舞，讓舞蹈與建築產生對話。

她讓舞蹈離開劇場，進入空的博物館，利用建築體的細節、特色、空間，創造出全新的表演場域。跨界是所有當代藝術家的課題與實踐，她讓表演與建築撞出對話，三次都是成功的跨越。而這些舞作都具有一次表演性，表演幾天後謝幕，展品進駐，博物館永遠不再是淨空的空間，不再是舞者可大方伸展肢體的舞台，無法再度複製同樣的表演場域。

空，並非無，而是充滿無限的可能。莎夏·瓦茲在空的博物館裡編排舞蹈，創發過程就像是建築。動能舞作與靜態空間激發雙向對話，這樣的博物館舞蹈分秒，絕對無法在鏡框式的傳統劇場一比一再現。

猶太博物館與舞蹈的對話

1963 年，莎夏·瓦茲出生於德國卡斯魯（Karlsruhe），1980 年代在阿姆斯特丹、紐約習舞，開始慢慢累積個人編舞履歷。1992 年，她得到一筆獎助金，來到柏林創作，從此爆發創作力，成為當今最重要的編舞家之一。1990 年代初，柏林圍牆剛倒塌，東西德統一，首都面臨反抗、省思、重建的歷史時刻，許多藝術家來到此地，一起用創作與城市脈動。莎夏·瓦茲馬上在柏林與各國舞者合作，推出《對話》（Dialogue）舞作系列，從傳統劇場逃脫，在城市各個不同的空間表演，迅速在競爭激烈的舞壇闖出名號。所謂的對話，就是以舞蹈，跟各種異質的空間進行衝撞、對峙、或者和解，激盪出空間與肢體美學的對話。

1999 年，由建築師丹尼爾·李柏斯金（Daniel Libeskind）設計的柏林猶太博物館新館完工，誇張的 Z 字外觀、破裂的意象、冰冷的色調馬上在建築界打響名號。在沒有任何展品進駐之前，館方決定就先開放參觀，讓民眾隨著導覽進入空的猶太博物館，親眼看看這個施工難度很高的現代建築。當時我剛好造訪柏林，隨著猶太裔德國籍的導覽員造訪空無一物的猶太博物館，對充滿壓迫的流動性空間、碎裂解構傾斜的窗戶牆面、充滿離散隱喻的樓層動線留下極深刻的印象，不需展品，建築物本身就是個巨大的現代藝術品。

就在這年，莎夏·瓦茲帶著她的舞者，進入了空的猶太博物館，推出了《對話' 99/II》（Dialogue' 99/II），每場表演只限定一百位觀眾，只有少數幸運者能見證這李柏斯金與瓦茲的對話。李柏斯金的硬體建築充滿斷裂、曲



《肉體》（圖片提供／攝影 Bernd Uhlig）

折的意象，色調寒冷，空間逼人，以整個巨大的博物館隱喻猶太人的離散、悲苦、屠殺，效果濃烈。莎夏·瓦茲帶著樂手與舞者進駐這個空間，把灰寒的廊道、樓梯間、展覽室、各個角落都變成表演場地，樂手現場演奏，舞者伸展肢體，以充滿壓迫性的抽象身體語彙，在空的建築裡完成《對話' 99/II》的展演。

《對話' 99/II》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策展，舞者成為猶太博物館的活動「展品」，莎夏·瓦茲充分利用李柏斯金的建築質地與肌理，與猶太歷史呼應，展演身體的暴力與威嚇，基調悲傷，卻充滿人文關懷。

《對話' 99/II》展演後兩年，展品才進駐猶太博物館，2001年9月，不再空蕩的猶太博物館正式對外開幕。但是那淨空的兩年，卻吸引大量的訪客，《對話' 99/II》成為舞迷心中的空間傳奇。

莎夏·瓦茲把編舞當做一個進程，從一個概念地基發想，慢慢構想元素，最後築成一系列的作品。以《對話' 99/II》為基礎，她在柏林列寧廣場劇院（Schaubühne am Lehniner Platz）推出了舞作三部曲：《肉體》（Körper）、《S》、與《無體》（noBody），以充滿暴力的肢體堆疊與拉扯，延續猶太博物館的元素，發展

出三齣視覺強烈的舞作，充滿冰冷的威脅。列寧廣場劇院的舞台灰冷，水泥牆面與猶太博物館調性很接近，概念順利延伸。列寧廣場劇院是中型劇場，觀眾與舞者的距離近，肉體的脅迫就近在眼前。但是《肉體》在世界各地不同劇院巡演時，因為各個場地的質地各異，原本設定的冰寒、攝人、割裂的壓力氣場，效果就有了變異。《肉體》在台北的國家劇院演出時，華麗的鏡框式舞台與表演本身就有了視覺上的衝突，觀眾與表演者距離遠，充滿壓迫的軀體能量，就被稀釋了。

新博物館的開幕大作

2009年，莎夏·瓦茲再度受邀，為柏林新博物館創作開幕大作。

新博物館是柏林著名的博物館島（Museumsinsel）上的博物館之一，1841至1859年間興建，由弗里德里希·奧古斯特·史都勒（Friedrich August Stüler）設計，是博物館島上的第二間博物館。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柏林是砲火集中地，猛烈空襲之後，新博物館受損嚴重，成為廢墟。2003年，英國建築師大衛·奇本菲爾德（David Chipperfield）設計與主導，開始新博物館的重建工程。建築師保留原本殘存的斷垣殘壁，使用當代的建築工

《肉體》（圖片提供／攝影 Bernd Uhlig）



法，讓全新的建築材料與 19 世紀的原始建築並置，2009 年正式完工。

新博物館整修完成後，第一個進入博物館的「展覽」，就是莎夏·瓦茲的舞作《對話 09》（Dialoge 09）。在猶太博物館編排舞作十年後，她再度進入寬敞、淨空的博物館空間，以舞蹈歡慶博物館的重生。

整修完畢的新博物館融合原本的古典風格與新世紀的簡潔，新舊和諧並存，恢宏大器的中庭與石階非常壯觀，是非常成功的古蹟修護新例。建築師刻意保留原始建築體上的彈孔與壁畫雕飾，建築雖歷經戰火浴血，此時以全新的優雅樣貌回到世界的博物館版圖上。

莎夏·瓦茲此時已是國際知名的編舞家，手上資源豐富，面對巨大的空的博物館，她放手一搏，用了 35 位各國舞者（其中包括台灣舞者孫尚綺）、30 位音樂家，在 20 個大小不一的展覽空間裡起舞。《對話 09》聲響、視覺層次豐富，現場有舞者即興，形式包括獨舞、雙人舞、三人舞、還有盛大的群舞；音樂家現場演奏樂器，有古典弦樂也有充滿實驗性的現代樂器；人聲合唱團現場演唱，和聲堆疊繞樑。要看《對話 09》，觀眾必須走遍新博物館的每個空間，因為每個角落都有不同的舞

蹈與音樂展演，編舞家也在人群當中行走，偶而還會下場即興舞動。如同平日參觀博物館，民眾走過每一間展覽室，只是此刻的展覽品是活生生的表演者。

《對話 09》非常優雅，與新博物館的溫暖色調合拍，這是一場絕美的舞蹈建築對話，票券搶手，不斷加場，有幾天甚至是白天晚上各一場，向隅者仍多。

《對話 09》演出結束，新博物館隨即再度關閉，正式佈展。不久後，新博物館正式開幕，埃及古物迎接客人，當初讓莎夏·瓦茲盡情使用的各個空間，永不可能再完全清空。



《對話 09 MAXXI》(圖片提供/攝影 Bernd Uhlig)

羅馬 MAXXI：女建築師與女編舞家的對話

柏林新博物館的表演結束不久，同年，莎夏·瓦茲帶著《對話 09》的原班人馬，從柏林移師到羅馬新落成的新博物館 MAXXI，繼續在空的博物館裡對話，完成《對話 09 MAXXI》。

MAXXI 是知名女建築師扎哈·哈蒂（Zaha Hadid）的作品，弧線混凝土牆面充滿有機律動，大面玻璃映照周遭光景並且迎接自然光，內部的黑色懸浮樓梯蔓狀延伸，整個建築體就是一個巨大的藝術品，羅馬處處古蹟，MAXXI 是城市現代建築的驚嘆號。

莎夏·瓦茲認為此博物館的外型與內裡都讓她想到有機的身體，經脈曲折，骨骼延伸，血液竄流。她以新博物館的舞作為底，讓舞者穿著同樣的舞衣，跳著相近的即興舞步，然後加入更有機更現代的編舞元素，讓 MAXXI 的對話舞作更現代簡潔，多一點身體的自然擺動，貼近建築體的簡潔弧線。她在這裡試驗了懸吊系統，讓舞者如同藝術品被天花板垂降下來的繩索懸掛在空中，成為會呼吸的律動展品。

吟唱、樂音、舞作，《對話 09 MAXXI》轟動羅馬，兩位傑出的女創意人，在沒有展品的現代美術館裡，完成一場令人難忘的美學對話。

隨後，莎夏·瓦茲沿用猶太博物館編舞的手法，把新博物館與 MAXXI 的對話系列，發展成適合傳統劇場舞台表演的舞作《繼續》（Continu），以及《變形》（Métamorphoses），以利世界巡演。

欣賞《繼續》，就會清晰發現莎夏·瓦茲「建築」舞作的進程，開場舞者懸吊在舞台上，源自《對話 09 MAXXI》。而博物館中的各個角落的肢體扭轉，被她轉換成適合鏡框式舞台表演的盛大群舞。《對話 09 MAXXI》出現了許多盤子，讓舞者與盤子互動，也是來自她之前的舞作元素。只是盤子後來在《繼續》不復見，留下簡潔無道具的肢體。編舞就如同蓋房子，隨著工事推進使用加法減法，力求一個不斷前進的創意過程。於是，以舞蹈與建築對話，毫無扞格牴觸。

舞蹈並不屬於博物館的日常行事，舞蹈離開劇場在全新開幕的博物館展演，的確造就了表演空間的變異，如果以推廣角度來說，這樣的合作也是充滿報導價值的開幕行銷。舞蹈當然可隨時離開劇場，古時巫覡在大自然中以舞蹈媚神敬神，山裡海裡原本都是舞蹈的場域，當代街頭巷尾，古蹟大廟，棄屋邊境，有人的地方就能起舞。只是在空的博物館裡的大型舞蹈展演非常稀有，幾乎不可能把展品再度撤離重新搬演，錯過了當然可以觀賞影片，但現場的建築舞蹈對話魔幻即時，不親臨無法體會。

舞蹈掙脫傳統劇場的框架，進入新落成的博物館展演，可以是最美好的場域侵越。

本文作者為旅德作家、記者